

四书五经

李明哲 主编



A100218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春秋左传

成公

成公元年	(1211)
成公二年	(1211)
成公三年	(1220)
成公四年	(1222)
成公五年	(1223)
成公六年	(1225)
成公七年	(1227)
成公八年	(1228)
成公九年	(1230)
成公十年	(1233)
成公十一年	(1234)
成公十二年	(1236)
成公十三年	(1237)
成公十四年	(1241)
成公十五年	(1242)
成公十六年	(1244)
成公十七年	(1252)
成公十八年	(1256)

襄公

襄公元年	(1260)
襄公二年	(1261)
襄公三年	(1262)
襄公四年	(1264)
襄公五年	(1267)
襄公六年	(1268)
襄公七年	(1269)
襄公八年	(1271)

襄公九年	(1274)
襄公十年	(1278)
襄公十一年	(1283)
襄公十二年	(1286)
襄公十三年	(1286)
襄公十四年	(1289)
襄公十五年	(1295)
襄公十六年	(1297)
襄公十七年	(1298)
襄公十八年	(1300)
襄公十九年	(1303)
襄公二十年	(1306)
襄公二十一年	(1307)
襄公二十二年	(1312)
襄公二十三年	(1315)
襄公二十四年	(1321)
襄公二十五年	(1324)
襄公二十六年	(1331)
襄公二十七年	(1339)
襄公二十八年	(1346)
襄公二十九年	(1352)
襄公三十年	(1358)
襄公三十一年	(1363)

昭公

昭公元年	(1371)
昭公二年	(1383)
昭公三年	(1385)
昭公四年	(1390)
昭公五年	(1397)
昭公六年	(1403)
昭公七年	(1406)
昭公八年	(1413)
昭公九年	(1416)
昭公十年	(1418)
昭公十一年	(1421)
昭公十二年	(1425)
昭公十三年	(1429)
昭公十四年	(1438)

昭公十五年	(1440)
昭公十六年	(1443)
昭公十七年	(1447)
昭公十八年	(1449)
昭公十九年	(1452)
昭公二十年	(1455)
昭公二十一年	(1462)
昭公二十二年	(1466)
昭公二十三年	(1468)
昭公二十四年	(1472)
昭公二十五年	(1474)
昭公二十六年	(1481)
昭公二十七年	(1486)
昭公二十八年	(1489)
昭公二十九年	(1493)
昭公三十年	(1496)
昭公三十一年	(1498)
昭公三十二年	(1500)

定公

定公元年	(1503)
定公二年	(1505)
定公三年	(1505)
定公四年	(1506)
定公五年	(1512)
定公六年	(1514)
定公七年	(1515)
定公八年	(1516)
定公九年	(1519)
定公十年	(1522)
定公十一年	(1525)
定公十二年	(1525)
定公十三年	(1526)
定公十四年	(1528)
定公十五年	(1529)

哀公

哀公元年	(1531)
哀公二年	(1533)

哀公三年	(1536)
哀公四年	(1537)
哀公五年	(1538)
哀公六年	(1539)
哀公七年	(1542)
哀公八年	(1544)
哀公九年	(1546)
哀公十年	(1547)
哀公十一年	(1548)
哀公十二年	(1552)
哀公十三年	(1554)
哀公十四年	(1556)
哀公十五年	(1559)
哀公十六年	(1562)
哀公十七年	(1565)
哀公十八年	(1568)
哀公十九年	(1570)
哀公二十年	(1570)
哀公二十一年	(1571)
哀公二十二年	(1572)
哀公二十三年	(1572)
哀公二十四年	(1573)
哀公二十五年	(1574)
哀公二十六年	(1576)
哀公二十七年	(1578)

尚 书

虞书

尧典	(1583)
皋陶谟	(1587)

夏书

禹贡	(1591)
甘誓	(1595)

商书

汤誓	(1596)
----------	--------

仲虺之诰	(1596)
汤诰	(1597)
伊训	(1598)
太甲上	(1599)
太甲中	(1600)
太甲下	(1601)
咸有一德	(1601)
盘庚上	(1602)
盘庚中	(1604)
盘庚下	(1605)
说命上	(1606)
说命中	(1607)
说命下	(1607)
高宗彤日	(1608)
西伯戡黎	(1609)
微子	(1609)

周书

牧誓	(1611)
洪范	(1612)
金縢	(1615)
大诰	(1617)
酒诰	(1619)
梓材	(1621)
召诰	(1622)
洛诰	(1624)
多士	(1627)
无逸	(1629)
君奭	(1631)
多方	(1633)
立政	(1636)
顾命	(1638)
吕刑	(1640)
文侯之命	(1642)
费誓	(1643)
秦誓	(1644)

成 公

成 公 元 年

【原文】

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微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为齐难故，作丘甲。

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

秋，王人来告败。

冬，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

【译文】

元年春季，晋景公派遣瑕嘉调解周天子和戎人的冲突，单襄公到晋国拜谢调解成功。刘康公对戎人心存侥幸，打算乘此进攻他们。叔服说：“背弃盟约而又欺骗大国，这一定失败。背弃盟约就是不吉祥，欺骗大国就是不义，神明、百姓都不会帮助，将要如何去取胜利？”刘康公没有听从，于是就进攻茅戎。三月十九日，在徐吾氏地方被打得大败。

鲁国为了防备齐国入侵，定出“丘甲”的制度。

鲁国听说齐国将要率同楚军前来进攻，夏季，和晋国在赤棘结盟。

秋季，周定王的使者来鲁国报告战败。

冬季，臧宣叔命令整顿军赋、修治城郭，完成防御设施，说：“齐国和楚国结成友好，我国最近和晋国订了盟约。晋国和楚国争夺盟主，齐国的军队一定会来攻打我国。虽然晋国进攻齐国，楚国必然去救它，这就是齐、楚两国一起与我为敌。预计到祸难而有所防备，祸难就得以解除。”

成 公 二 年

【原文】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人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

夏，有。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鞌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师会之。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挽，定其右。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驂挂于木

而止。丑父寝于轂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紫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蒺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齐侯免，求丑父，三人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禽郑自师逆公。

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鄆，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

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郢，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郢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郤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錡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錡焉。”

晋师归，范文子后人。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郤伯，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燮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会晋伐齐。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求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

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逮鰥，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

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使臧孙往，辞曰：“楚远而久，固将退矣。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斨、执针、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匿盟也。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匿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谓矣。”

楚师及宋，公衡逃归。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数年之不宴，以弃鲁国，国将若之何？谁居？后之人必有任是夫！国弃矣。”

是行也，晋辟楚，畏其众也。君子曰：“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士庄伯不能对。王使委于三吏，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降于卿礼一等。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

【译文】

二年春季，齐顷公进攻我国北部边境，包围龙地。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龙地的人把他逮住囚禁。齐顷公说：“不要杀，我和你们盟誓，不进入你们的境内。”龙地的人不听，把他杀了，暴尸城上。齐顷公亲自击鼓，兵士爬上城墙。三天，占领了龙地。于是就向南入侵，到达巢丘。

卫穆公派遣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兵入侵齐国，和齐军相遇。石稷想要回去，孙良夫说：“不行。用军队攻打别人，遇上敌人就回去，将怎样对国君说呢？如果知道不能作战，就应当不出兵。现在既然和敌军相遇，不如打一仗。”

夏季，有……

石稷说：“军队战败了，您如果不稍稍等待，顶住敌军，将会全军覆灭。您丧失

了军队，如何回报君命？”大家都不回答。石稷又说：“您，是国家的卿。损失了您，就是一种羞耻了。您带着大家撤退，我就留在这里。”同时通告军中，说援军的战车来了不少。齐国的军队就停止前进，驻扎在鞠居。

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援救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得免于难。不久，卫国人把城邑赏给仲叔于奚。仲叔于奚辞谢，而请求得到诸侯所用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卫君允许了。孔子听说这件事，说：“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城邑。惟有器物 and 名号，不能假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掌握的。名号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持器物，器物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百姓，这是政权中的大节。如果把名位、礼器假借给别人，这就是把政权给了别人。失去政权，国家也就跟着失去，这是不能阻止的。”

孙桓子回到新筑，不进国都，就到晋国请求出兵。臧宣叔也到晋国请求出兵。两人都投奔郤克。晋景公答应派出七百辆战车。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的战车数。当时有先君的明察和先大夫的敏捷，所以得胜。克和先大夫相比，还不足以做他们的仆人。请发八百乘战力。”晋景公答应了。郤克率领中军，士燮辅佐上军，栾书率领下军，韩厥做马司，以救援鲁国和卫国，臧宣叔迎接晋军，同时向导开路。季文子率领军队和他们会合。到达卫国幸纳，韩厥要杀人，郤克驾车疾驰赶去，打算救下那个人。等赶到，已经杀了。郤克派人把尸体在军中示众，还告诉他的御者说：“我用这样的做法来分担指责。”

晋、鲁、卫联军在葭地追上齐军。六月十六日，军队到达靡笄山下。齐顷公派人请战，说：“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不强，也请在明天早晨相见决战。”郤克回答说：“晋和鲁、卫是兄弟国家，他们前来告诉我们说：‘大国不分早晚都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气愤。’寡君不忍，派下臣们前来向大国请求，同时又不让我军长久留在贵国。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您的命令是不会不照办的。”齐顷公说：“大夫允许，正是齐国的愿望；如果不允许，也要兵戎相见的。”齐国的高固攻入晋军，拿起石头扔向晋军，抓住晋军战俘，然后坐上他的战车，把桑树根子系在车上，巡行到齐营说：“想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

十七日，齐、晋两军在葭地摆开阵势。邴夏为齐顷公驾车，逢丑父作为车右。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作为车右。齐顷公说：“我暂且消灭了这些人再吃早饭。”马不披甲，驰向晋军。郤克受了箭伤，血流到鞋子上，但是鼓声不断，说：“我受伤了！”解张说：“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了箭杆仍驾车，左边的车轮都染成黑红色，哪里敢说受伤？您忍着点吧！”郑丘缓说：“从一开始交战，如果遇到危险，我必定下车推车，您难道了解吗？不过您真是受伤了！”解张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我的旗子和鼓声，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这辆车子由一个人镇守，战事就可以完成。为什么要为了一点痛苦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身披盔甲，手执武器，本来就抱定必死的决心，受伤还没有到死的程序，你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就左手一把握着马缰，右手拿着鼓槌击鼓，马奔跑不能停止，全军就跟着上去。齐军大败，晋国追赶齐军，绕了华不注山三圈。

韩厥梦见他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左右两侧。”因此韩厥就在中间驾战车而追赶齐顷公。邴夏说：“射那位驾车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认为他是

君子而射他，这不合于礼。”射车左，车左死在车下。射车右，车右死在车中。蒯聩张丢失了战车，跟上韩厥说：“请允许我搭乘您的战车。”上车，准备站在左边或右边，韩厥用肘推他，使他站在身后。韩厥弯下身子，放稳车右的尸体。逢丑父和齐顷公乘机互换位置。将要到达华泉，驂马被树木绊住了。头几天，逢丑父睡在栈车里，有一条蛇爬到他身边，他用小臂去打蛇，小臂受伤，但隐瞒了这件事，由于这样，他不能用臂推车前进，这样才被韩厥追上。韩厥拿着马缰走向马前，跪下叩头，捧着酒杯加上玉璧献上，说：“寡君派臣下们替鲁、卫两国请求，说：‘不要让军队进入齐国的土地。’下臣不幸，正好在军队服役，不能逃避服役。而且也害怕奔走逃避成为两国国君的耻辱。下臣身为一名战士，谨向君王报告我的无能，但由于人手缺乏，只好承当这个官职。”逢丑父要齐顷公下车，到华泉去取水。郑周父驾御副车，宛蒧作为车右，带着齐顷公逃走而免于被俘。韩厥献上逢丑父，郤克要杀死逢丑父。逢丑父喊叫说：“从今以后再没有代替他国君受难的人了，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死吗？”郤克说：“一个人不怕用死来使国君免于祸患，我杀了他，不吉利。赦免了他，用来勉励事奉国君的人。”于是就赦免了逢丑父。

齐顷公免于被俘以后，寻找逢丑父，在晋军中三进三出。每次出来的时候，齐军都簇拥着护卫他。进入狄人军队中，狄人的士兵都抽出戈和盾以保护齐顷公。进入卫国的军队中，卫军也对他们不加伤害。于是，齐顷公就从徐关进入齐国临淄。齐顷公看到守军，说：“你们努力吧！齐军战败了！”齐顷公的车前进时使一个女子让路，这个女子说：“国君免于祸难了吗？”说：“免了。”她说：“锐司徒免于祸难了吗？”说：“免了。”她说：“如果国君和我父亲免于祸难了，还要怎么样？”就跑开了。齐顷公认为她知礼，不久查询，才知道是辟司徒的妻子，就赐给她石碭地方作为封邑。

晋军追赶齐军，从丘舆进入齐国，进攻马陵。齐顷公派遣宾媚人把纪甗、玉磬和土地送给战胜诸国，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讲和，就随他们怎么办吧。”宾媚人送去财礼，晋国人不同意，说：“一定要让萧同叔子作为人质，同时使齐国境内的田陇全部东向。”宾媚人回答说：

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从对等地位来说，那也就是晋军的母亲。您在诸侯中发布重大的命令，反而说一定要把人家的母亲作为人质以取信，您又将怎样对待周天子的命令呢？而且这样做，就是用不孝来命令诸侯。《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竭尽，永远可以感染你的同类。”如果用不孝号令诸侯，这恐怕不是道德的准则吧！先王对天下的土地，定疆界、分地理，因地制宜，以获取应得的利益。所以《诗》说：“我划定疆界、分别地理，南向东向开辟田亩。”现在您让诸侯定疆界、分地理，反而只说什么“田垄全部东向”，不顾地势是否适宜，只管自己兵车进出的有利，恐怕不是先王的政令吧！违反先王的遗命就是不合道义，怎么能做盟主？晋国确实是有缺点的。四王能统一天下，主要是能树立德行而满足诸侯的共册愿望；五伯能领导诸侯，主要是能自己勤劳而安抚诸侯，使大家服从天子的命令。现在您要求会合诸侯，来满足没有止境的欲望。《诗》说：“政事的推行宽大和缓，各种福禄都将积聚。”您确实不能宽大，丢弃了各种福禄，这对诸侯有什么害处呢？如果您不肯答应，寡君命令我使臣，就有话可说了：“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邑用很少的财富，来犒劳您的左右随员。害怕贵国国君的愤怒，我军战败。您惠临而肯赐齐国

的福，不灭亡我们的国家，让齐、晋两国继续过去的友好，那么先君的破旧器物和土地我们是不敢受惜的。您如果又不肯允许，我们就请求收集残兵败将，背靠自己的城下再决最后一战。敝邑有幸而战胜，也会依从贵国的；何况不幸而败，哪敢不听从您的命令？”

鲁、卫两国劝谏郤克说：“齐国怨恨我们了。齐国死去和溃散的，都是齐侯亲近的人。您如果不肯答应，必然更加仇恨我们。即使是您，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如果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也得到失地，而缓和了祸难，这荣耀也就很多了。齐国和晋国都是由天授予的，难道一定只有晋国永久胜利吗？”晋国人答应了鲁、卫的意见，回答说：“下臣们率领兵车，来为鲁、卫两国请求。如果有话可以向寡君复命，这就是君王的恩惠了。岂敢不遵命？”

禽郑从军中去迎接鲁成公。

秋季，七月，晋军和齐国宾媚人在爰娄结盟，让齐国归还我国汶阳的土田。成公在上鄆会见晋军，把先路和三命的车赐给三位高级将领，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都接受了一命的车服。

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用蚌蛤和木炭，增加陪葬的车马，开始用活人殉葬，用很多器物陪葬。椁有四面呈坡形，棺有斡、桧等装饰。

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里有失为臣之道。臣子，是为国君去掉烦乱解除迷惑的，因此要冒死去谏诤。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的时候就由他去放纵作恶，死了以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推入邪恶里去，这算是什么臣子？”

九月，卫穆公去世，晋国的三位将领从战地率兵返国途中顺便去吊唁，在大门之外哭吊。卫国人迎接他们，女人们在门内哭。送他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后别国官员来吊唁就是以此为常，直到下葬。

楚国在攻打陈国夏氏的时候，楚庄王想收纳夏姬。申公巫臣说：“不行。君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现在收纳夏姬，就是贪恋她的美色了。贪恋美色叫做淫，淫就会受到重大处罚。《周书》说：‘宣扬道德，谨慎惩罚’，文王因此而创立周朝。宣扬道德，就是致力于提倡它，谨慎惩罚，就是致力于不用它。如果出动诸侯的军队反而得到重大处罚，就是不谨慎了。君王还是考虑一下吧！”楚庄王就不要夏姬了。子反想要娶夏姬，巫臣说：“这是个不吉利的人。她使子蚩早死，杀了御叔，弑了灵侯，诛了夏南，使孔宁、仪行父逃亡在外，陈国因此被灭亡，为什么不吉利到这个样子！人生在世实在很不容易，如果娶了夏姬，恐怕不得好死吧！天下多的是漂亮的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她？”子反也就不要她了。楚庄王把夏姬给了连尹襄老。襄老在邲地战役中死去，没有找到尸首。他的儿子黑要和夏姬私通。巫臣派人向夏姬示意，说：“回娘家去，我娶你。”又派人从郑国召唤她说：“襄老尸首可以得到，一定要亲自来接。”夏姬把这话报告楚庄王。楚庄王就问巫臣。巫臣回答说：“恐怕是靠得住的。知罃的父亲，是成公的宠臣，又是中行伯的小兄弟，新近做了中军佐，和郑国的皇戌交情很好，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他一定是想通过郑国而归还王子和襄老尸首而来要求交换知罃。郑国人对邲地战役感到害怕，同时要讨好于晋国，他们一定会答应。”楚庄王就打发夏姬回去。将要动身的时候，夏姬对送行的人说：“不能得到尸首，我就不回来了。”巫臣在郑国聘她为妻，郑襄公允许了。等到楚共王即位，将要发动阳

桥战役，派巫臣到齐国聘问，同时把出兵的日期告诉齐国。巫臣把一切家财全部带走。申叔跪跟着他的父亲将要到郢都去，碰上巫臣，说：“怪哉！这个人有肩负军事重任的戒惧之心，却又有‘桑中’幽会的喜悦之色，可能是将要带着别人的妻子私奔吧！”到了郑国，巫臣派副使带回财礼，就带着夏姬走了。准备逃亡到齐国，齐国又被战败，巫臣说：“我不住在不打胜仗的国家。”就逃亡到晋国，并且由于郤至的关系在晋国做臣下。晋国人让他做邢地的大夫。子反请求把巨款送给晋国，而要求晋国对巫臣永不录用，楚共王说：“别那样做！他为自己打算是错误的，他为先君打算则是忠诚的。忠诚，国家靠着它来巩固，所能保护的东西就多了。而且他如果有利于晋国，虽然送去重礼，晋国会同意永不录用吗？如果对晋国没有好处，晋国将会不要他，何必求其永不录用呢？”

晋国军队回国，范文子最后回来。他的父亲范武子说：“你不也知道我在盼望你吗？”范文子回答说：“出兵有功劳，国内的人们高兴地迎接他们。先回来，一定受到人们的注意，这是代替统帅接受荣誉，所以我不敢。”武子说：“你这样谦让，我认为可以免于祸害了。”

郤伯入见，晋景公说：“这是您的功劳啊！”郤伯回答说：“这是君王的教导，诸位将帅的功劳，下臣有什么功劳呢？”范文子入见，晋景公像对郤伯一样慰劳他。范文子回答说：“这是范庚的命令，郤克的节制，小臣士燮有什么功劳呢？”栾伯进见，晋景公也如同慰劳郤伯他们一样慰劳他。栾伯回答说：“这是士燮的指示，士兵服从命令，小臣栾书有什么功劳呢？”

鲁宣公曾派遣使者到楚国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由于楚庄王死了，不久鲁宣公也死去，没有能够建立友好关系。鲁成公即位，在晋国接受盟约，会合晋国进攻齐国。卫国人也不派使者去楚国聘问，也在晋国接受盟约，跟从着进攻齐国。因此楚国的令尹子重发动阳桥战役来救齐国。将要发兵，子重说：“国君年幼，臣下们又比不上先大夫，军队人数众多然后才可以取胜。《诗》说：‘众多的人士，文王借以安宁。’文王尚且使用大众，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而且先君庄王把国君嘱托给我们说：‘如果没有德行到达边远的地方，还不如加恩体恤百姓而很好地使用他们。’”于是楚国就大事清查户口，免除税收的拖欠，施舍鰥夫，救济困乏，赦免罪人。动员全部军队，楚王的警卫军也全部出动。彭名驾御战车，蔡景公作为车左，许灵公作为车右。两位国君还没有成年，都勉强行了冠礼。

冬季，楚军入侵卫国，就乘机在蜀地进攻我国。派臧孙去到楚军中求和。臧孙辞谢说：“楚军远离本国为时很久，本来就要退兵了。没有功劳而接受荣誉，下臣不敢。”楚军进攻到达阳桥，孟孙请求前去送给楚军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公衡作为人质，请求结盟。楚国人答应讲和。

十一月，鲁成公和楚国公子婴齐、蔡景侯、许灵公、秦国右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和齐国大夫在蜀地结盟。《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这是由于结盟缺乏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又因为鲁国畏惧晋国而偷偷和楚国结盟，所以说：“结盟缺乏诚意”。《春秋》没有记载蔡景侯、许灵公，这是由于他们乘坐了楚国的战车，叫做失去了身份。君子说：“身份是不可以不慎重的啊！蔡、许两国国君，一旦失去身份，就不能列在诸侯之中，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诗》说：

‘在高位的人不懈怠，百姓就能得到休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楚军到达宋国，公衡逃了回来。臧孙说：“衡父不能忍耐几年的不安宁，抛弃鲁国，国家将怎么办？谁来受祸？他的后代一定会有受到祸患的！国家被抛弃了！”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晋军避开楚军，由于害怕他们人数过多。君子说：“大众是不可以不用的。大夫当政，尚且可以利用大众来战胜敌人，何况是贤明的国君而且又能善于使用大众呢？《大誓》所说商朝亿万人离心离德，周朝十个人同心同德，都是说的大众啊。”

晋景公派遣巩朔到成周进献战胜齐国的战利品，周定王不接见，派遣单襄公辞谢，说：“蛮夷戎狄，不遵奉天子的命令，迷恋酒色，败坏了天子的制度，天子命令讨伐他，就有了进献战利品的礼仪。天子亲自接受而加以慰劳，用这来惩罚不敬，勉励有功。如果是兄弟甥舅的国家侵犯败坏天子的法度，天子命令讨伐他，只向天子报告一下情况罢了，不用进献俘虏，用这来尊敬亲近、禁止邪恶。现在叔父能够顺利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而不派遣曾受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所派遣来安抚我的使者，仅仅是巩伯，他在王室中没有担任职务，又违反了先王的礼制。我虽然喜爱巩伯，岂敢废弃旧的典章制度以羞辱叔父？齐国和周室是甥舅之国，而且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难道是齐国放纵了私欲以激怒了叔父？或是齐国已经不可谏诤和教诲了呢？”巩朔不能回答。周定王把接待的事情交给三公，让他们用侯、伯战胜敌人派大夫告捷的礼节接待巩朔，比接待卿的礼节低一等。周定王和巩伯饮宴，私下送给他财礼，让相礼者告诉他说：“这是不合于礼制的，不要记载在史册上。”

成公三年

【原文】

三年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郟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郟，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

夏，公如晋，拜汶阳之田。

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

晋人归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谷。”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

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秋，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有服，故围之。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麇咎如，讨赤狄之余焉。麇咎如溃，上失民也。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骘、赵旃皆为卿，赏鞫之功也。

齐侯朝于晋，将授玉。郤克趋进曰：“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韩厥曰：“君知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译文】

三年春季，诸侯联军进攻郑国，联军驻扎在伯牛，这是讨伐郑地战役郑国对晋国有二心，于是就从东边入侵郑国。郑国的公子偃领兵抵御，命令东部边境地方部队在野地设下埋伏，把敌军在丘舆击败。皇戌到楚国进献战利品。

夏季，鲁成公到晋国，拜谢晋国让齐国退还汶阳的土田。

许国依仗楚国而不事奉郑国，郑国的子良进攻许国。

晋国人把楚国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尸首归还给楚国，以此要求换回知罃。当时荀首已经是中军副帅，所以楚国人答应了。楚共王送别知罃，说：“您恐怕怨恨我吧！”知罃回答说：“两国交战，下臣没有才能，不能胜任所当职务，所以做了俘虏。君王的左右的人没有用我的血来祭鼓，而让我回国去接受杀戮，这是君王的恩惠啊，下臣实在没有才能，又敢怨恨谁？”楚共王说：“那么感激我吗？”知罃回答说：“两国为自己的国家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安宁，各自抑止自己的愤怒，求得互相原谅，两边都释放被俘的囚犯，以结成友好。两国友好，下臣不曾与谋，又敢感激谁？”楚共王说：“您回去，用什么报答我？”知罃回答说：“下臣既不怨恨，君王也不值得感恩，没有怨恨，没有恩德，就不知道该报答什么。”楚共王说：“尽管这样，也一定把您的想法告诉我。”知罃回答说：“承君王的福佑，被囚的下臣能够带着这把骨头回晋国，寡君如果加以诛戮，死得幸运。如果由于君王的恩惠而赦免下臣，把下臣杀赐给您的外臣荀首，荀首向我君请求，而把下臣戮在自己的宗庙中，也死得幸运。如果得不到寡君

1002102